

上官鼎武侠小说集

沉沙谷

上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上官鼎武侠小说集

之一

沉沙谷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上

新登字 004 号

沉沙谷

上官鼎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)

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赤峰印刷集团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32 字数 720 千字

1998 年 11 月第一版 1998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3000 册

ISBN7-204-566 2-1 • 221

定价:46.80 元

作者简介

上官鼎，本名刘兆玄，1943年生。湖南省衡阳县人，台湾大学化学系毕业，1971年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化学博士，历任台湾清华大学副教授，现任该校校长。兼任台湾《科学杂志》总编辑，著有无机化学研究专著二十余部，业余撰写武侠小说。

上官鼎作品集

1. 沉沙谷
2. 阳关三叠
3. 风雷扇
4. 剑底飞狐
5. 金刀亭
6. 八极神童
7. 奇剑三灯
8. 九龙佩
9. 侠骨残肢
10. 绝招剑

内 容 提 要

英俊的侠客几获奇缘，得传名师，成为武林高手。为除暴安良，与居心险恶的全天教主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决战……。

两位倾城美女，同时爱恋英俊潇洒的侠士，于是少侠尝尽风月之妙，幽怨缠绵，难解难分……

本书武打场面之精彩，情之蜜意绵绵。武情交融，扣人心弦，爱不释手。

目 录

第 一 章	月如水 寒风劲	… 1
第 二 章	卧虎藏龙	…………… 50
第 三 章	惊心动魄	…………… 107
第 四 章	幽怨缠绵	…………… 159
第 五 章	玄门圣功	…………… 212
第 六 章	暗藏杀机	…………… 265

第一章 月如水 寒风劲

月色如水，寒风肆劲。

空阔的草原边的峭壁上，这时候却有一批人围在那儿，瞧他们指手划脚，像是争论不休。

这深夜，这荒野，连犬吠声都听不到，这些人在这几干什么？

一个秀俊的中年道士的声音。

“就差昆仑派一人了。”

大伙儿没有一个答腔。荒野死一样静。

“怎么昆仑的还不来？”

一个胖和尚答腔道：

“只怕，嘿嘿，只怕昆仑派是不参加了吧——”

话声方了，枯叶枝丫上一阵轻响，一个人影一跃而起，那人在空中凌虚连蹈，陡然跨过七八丈距离如

飞龙般落了下来。

众人中有人低呼：

“八步赶蝉！昆仑的到了！”

那人落地，却是一个弱冠青年，长得极秀逸，尤其双目精光炯然，英气毕露，他落地之后，只对一个八旬老僧一揖到地道：

“晚辈南璇，拜见少林天一大师。”

对其他的人却是不理不睬，神态十分倨傲。

那方才曾开过口的胖和尚道：

“好啦，都到齐了，洒家代表峨嵋派提议咱们这就开始吧。”

他对面一个鹰目老者冷哼了一声道：

“这位大师性真急，人家天下第一高手天一大师早就自封名号了，还有咱们出口的份么？”

那峨嵋慧真和尚倒是个直性子，大喝道：

“你是什么东西？”

那鹰目老者仰天打个哈哈道：

“不敢，在下唤着‘华山神鹫’。”

那和尚怒道：

“华山派便怎地？”

老者道：

“在少林这等名门大派前咱们自然算不得什么。”

那少林天一大师闻言脸色一变，正要发话，但又强自抑住，低声宣了一声佛号。

那“华山神鹫”一连几句终是冷言冷语挑着少林

派，但是其他的人没有一个出言制止，反倒有人发出幸灾乐祸的阴笑。

最先发话的那中年道士道：

“五十年前，咱们的师辈替咱们定下这场死约会，今天凡是在场的，大概都没有存着生还的意思，贫道以为大家大可免去口头上的争斗……”

左侧一个冷冷的声音打断道：

“奇了，令师兄怎么没有来？否则，哈哈，两个天下第一手拼一场，咱们虽然是一文不值，倒也可一饱眼福。”

这话可是大大侮辱了中年道士，等于说“贵派怎么派你这脓包来赴会？”

中年道士面色如常，回首一看，乃是崆峒派的代表，大笑道：

“敝师兄原是要来的，但是后来一听崆峒派却以老兄为代表，所以贫道这等脓包也就来啦。”

那崆峒剑客脸色大变，他万料不到这俊美潇洒的玄门之士，口舌上竟是如此之利。

那峨嵋和尚道：

“青箬道长方才还在要咱们不要逞口舌之利，现在自己却也加入啦。”

青箬道人稽首道：

“大师责备得是。”

敢情这俊美中年道士唤作青箬道人。

那华山神鹫此刻又道：

“崆峒神剑白兄说得有理，青箬真人的令师兄未来，天下最高有的一对中缺了一个，只得让天一大师专美于前了。”

他一再冷语，果然有受激冷哼一声。

天一大师口宣佛号大师道：

“天下第一高手的称号是武林中好事的人唤着玩的，像青箬道友师兄青木真人自然当之无愧，像贫僧这种只知念经敲钟的老和尚，那是万万担当不起的——”

华山神鹞冷笑道：

“大师何必过谦？”

天一大师理也不理续道：

“当时有朋友告诉贫僧说，武林朋友把贫僧和青木真人并列为天下第一高手，贫僧那时就说不可，我和尚念经打坐原可不理，但是让那心胸狭窄之徒听了，定然惹出无穷麻烦，哈哈，华山神鹞方施主你若是瞧得不顺眼，贫僧今天当着这许多武林高手面前把这名号转赠给方施主，只要方施主点一点头！”

华山神鹞万料不到天一大师说出这番话来，他狠狠地回顾一眼，只见不少阴沉的眼光集中在他身上，他是万万不敢点这一下头的，但是又不能示弱，只得尴尬地道：

“天一大师和青木道长并称天下第一高手，这是大家都知的，我方某岂敢妄称，嘿嘿，岂敢妄称——”

天一大师微笑不语，那昆仑的青年南璇却纵声大笑，爽朗的笑声在荒野中直送出去，好半天才听到阵阵回响。

华山神鹫老脸通红，狠狠瞪了南璇一眼，南璇收住笑声，毫无退缩地还瞪回去。

那个崆峒派的又道：

“我瞧大家既是抱着必死之心才来的，咱们定要想一种新奇的危险事物来赌斗赌斗，否则不怕人家天下第一高手笑掉大牙么？”

天一大师一听又说到自己头上来了，不禁忿然动容，那南璇已开口道：

“崆峒神剑白老英雄语出惊人，胸中必有高见，可否让咱们听听。”

他年纪轻轻，但是今日来此的全是一派掌门的身分，是以人人都不敢因他年轻而小看了他，他口齿伤人，别人也不好发作。

那崆峒神剑阴笑道：

“我瞧还是请天一大师出个主意，不然咱们想出来的，人家觉得太是稀松平常，咱们这个人可就丢大了。”

天一大师道：

“白施主此言差矣。想当年咱们各派精英在此为了身外之物争斗得七死八伤，咱们管他们争得对不对，既是前辈他定下了这场死约会，咱们今日就得见个分晓，说来不怕各位见笑，今日赌斗一场自然是免

不了，方才青箬道友说得是，咱们是怎样一个比法，大家尽可以提出来商量一下。”

此话一出，差不多每个人都在暗中思索一个己最有利的比法，但是没有一个人说出口，尤其方才崆峒神剑说过要导一个新奇危险的比试事物，自己此是若是说出，被人觉得过于平淡，那就丢人了。

霎时之间，荒野沉默下来。

月这悄悄隐入乌云。

“酒家随便你们怎么比，我一定奉陪就是。”是峨嵋和尚的声音。

“正是，贫道也是如此。”

“正是，在下也……”

“正是……”

“在下也是这个意思……”

一时所有的人七嘴八舌都作了“聪明”的推诿。

在这种情形下，只要有一人提出一个比法，大家反而只得听从了。

这时一个低沉的咳声响了起来，众人登时静下来，目光一齐集中那咳嗽人的身上。

只见那人年约五旬，自始至终从来还没有开过口，众人认得，正是北辽阴山派的传人金寅达。

华山神鹭鹰目一翻道：

“金兄有何高论？”

金寅达微微歪了歪嘴，一言不语，又目凝视着前方，伸出食指往前指了两指。

众人忍不齊道：

“什么？”

金寅达仍是不语，又翘起姆指往后指了两指。

崆峒神剑大叫道：

“什么？你说沈沙谷？”

“唰”一道电光从天脚一堆乌云中闪出，照在每一个人的脸上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显出一种惊恐的表情。

金寅达冷冷地道：

“正是！”

华山神鹭强抑惊色，沉声道：

“愿闻其说。”

金寅达道：

“用轻功，渡过沙谷，功夫成的，就过得去，不成的，沉下去。”

这金寅达来自北辽，说的汉语断断续续，不很流行。

华山神鹭道：

“然后？”

金寅达道：

“过去的，在石上留下他那一派的表记，再回来。”峨嵋和尚仍不明白，道：

“回来便什么？”

金寅达看都不看他，道：

“回来的只怕不到一半了。”

众人只觉一股寒气从脚底冒上来，虽然每个人都存着必死之心来践约的，但是要他们踏着鹅毛不浮的沉沙谷而过，确是大大心寒。

金寅达顿了顿道：

“各位觉得不好的话，在下随各位的便，嘿！”

此言一出，大伙儿心中一凛，不约而同地悄悄捏紧了拳头。

乌云愈来愈密，倒像是一下雨的样子，大家沉默着，踌躇着。

寂静的夜，北风如刀，周遭的黑暗，像微着重重隐伏的危机。

呼的一声，蓦地里，衣袂破风之声撕裂这周遭的沉静，黑暗中，只见一道光华冲天而起。

那道光华上冲之势一顿，陡然之间向前方一掠，平平的飘出七八丈，仍然没有丝毫下坠的趋势。

看清楚了，原来竟是一个人在空中掠过，手中雪亮的戒刀发出光华，为这充满着危机的夜，加上一幅不可多得的奇观。

“瞧，这是闻名天下的‘分光掠影’身法1”

“峨嵋的慧真和尚赴险去了！”

不错，第一个去送死的是峨嵋的代表。

黑沉沉的夜，数十双眼睛紧盯着慧真身形，但见那团光华一掠之下，凌空虚点，速度迅速之极！

一阵微风指过，总算把密密的黑云吹开一线，残月悄悄的爬出去，淡不煌清光洒抽大地。

月光下，看得仔细，慧真已踏上那一片广阔的黄沙上了，也许，他将要一步步接近死亡了。

身形三起三落，每一点地，却不敢运用丝毫力气，只是双足交错而荡，借这一荡之力飞渡沙谷。

呼、呼两声，峭壁上又飞下两条人影。

右边一个道士打扮，左右双足微分，一前一后保持姿态不变，身形却轻灵的向前掠去。

“嘿！武当！‘平步青云’！”

“啊，是两位道士一同赴险，左首的可不是青箬道士？”

不错，这一对道人紧继着峨嵋派奔向沉沙谷。

月光下，慧真和尚已渡到沉沙谷中间了，身形却越来越重滞，“分光掠影”的轻功心法也慢了下来。

再看看武当的白石道人和青箬道士的峰形。却有如两条黑烟，滚滚而去。

别瞧他们如此身手，同赴死亡约会，却没有一人存有生还的念头。

慧真和尚足步开始沉重了，虽则还有十五六丈的路程，但对于他来说，又不啻是一程可望不可及的旅途。

慧真和尚满脸通红，心一横，猛然一足踹下。

这一脚一点，力道虽是三分发，七发收，但沉沙谷何等能出其右者，张三丰祖传现昔年使此一式时，最后点的一剑，虽然点在一张薄薄的牛破纸上，发出呜呜的巨响，但内力陡然全收，纸上一丝印痕也没有

留下，要能练到这一步才算是到达十成本领！是以白石仅能减少力道在石中留下轻浅的印迹，较之张祖师昔年确是只能说初窥门径的了！

青箬道人心中明白，也不再多言，蓦然缓缓举手一拂，俊美的面上掠过一丝红云，道冠也微微上浮半寸，也不见劝风之声，横退一步，吐出一口混浊真气微微摇头道：

“贫道班门弄斧，倒教师兄见笑了。”

白石道人向那壁上望去，只见石壁上除了峨嵋的“指天划地”，自己的“鬼箭飞磷”以外，光秃秃一片，心头一震，诧声道：

“青箬师兄之言过谦了，别瞧师兄轻轻一拂，贫道可真是拜服万分！”

同样的，在这峭壁上等待的人，虽全都是一等高手，但青箬道人此式一出，却没有数人说得出名头。

众人的目光可都是夜视如画，清楚的望见石壁上经青箬道人这一拂之下，并没有丝毫影响，都不由齐齐一怔！

崆峒的剑手白大侠双眉一皱，尖声道：

“天一大师可能为咱们说说青箬道长这是何等绝顶的功夫么？”

少林天一大师低低宣一声佛号道：

“这个——”

蓦然身旁一个冷冷的口音接口道：